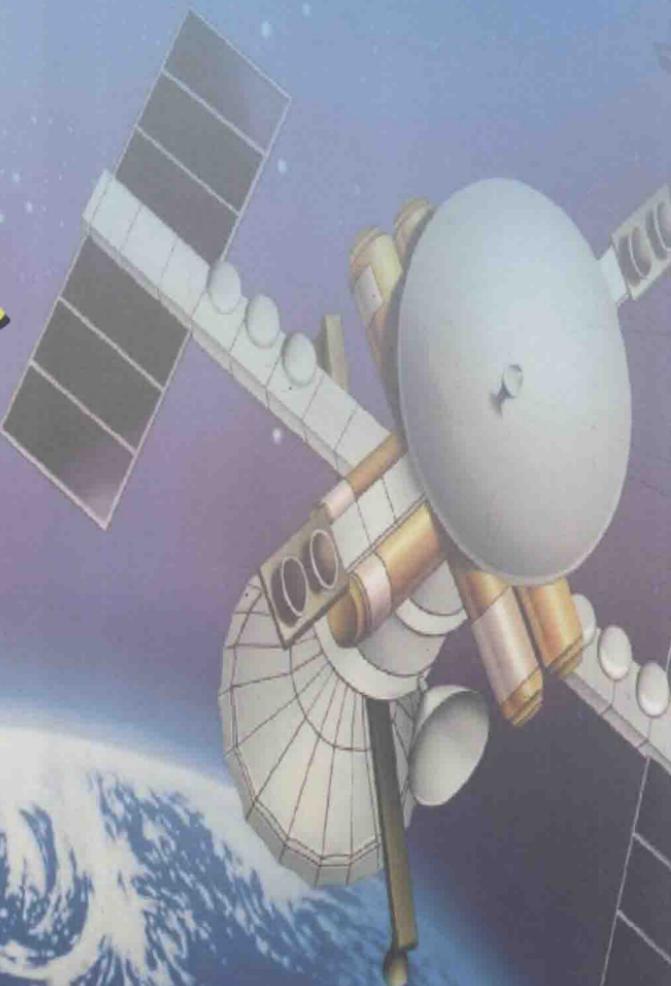


科幻小说

泰星行

TAI XING XING

休闲老人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泰星行

休闲老人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书 名 : 泰星行

著 者 : 休闲老人

出版发行 :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电话 : 26706633

传真 : 26701382

国际书号 : ISBN 978—962—450—390—6/D.53764

印 刷 者 :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印 数 : 1500 册

出版日期 : 2011 年 11 月

目 录

一、祸从天降	(1)
二、生死未卜	(9)
三、生不如死	(17)
四、生死之谜	(25)
五、太空交友	(33)
六、飞行怪物	(41)
七、覆灭周期	(49)
八、妙论服众	(57)
九、泰星概况	(66)
十、智慧之王	(74)
十一、潜移默化	(83)
十二、自由媾合	(91)
十三、精心育人	(99)
十四、谈笑误乐	(108)
十五、安全着陆	(116)
十六、至高荣誉	(124)
十七、最高享受	(132)
十八、天湖山庄	(140)
十九、勿伤同类	(148)
二十、科技之花	(157)
二十一、育人环境	(165)

二十二、千里沃野	(173)
二十三、惠及禽兽	(181)
二十四、除夕之夜	(190)
二十五、动力能源	(199)
二十六、中洲惨况	(207)
二十七、人间悲剧	(216)
二十八、深山老人	(225)
二十九、权钱弊端	(234)
三十、人间百态	(243)
三十一、装神拒匪	(253)
三十二、促进联盟	(263)
三十三、黑心商人	(272)
三十四、夜探魔窟	(282)
三十五、避难王子	(291)
三十六、民瘼难熬	(300)
三十七、西魔覆灭	(309)
三十八、岩西国主	(319)
三十九、时空老人	(329)
四十、泰星启泰	(339)
四十一、归去来兮	(349)

泰星行

一、祸从天降

宇宙间太阳系地球上纪元，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地球上东方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片祥和景象。唯恐天下不乱，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民心思安，百废待兴。举国上下群情振奋，各行各业齐心协力，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制定的兴国方针指引下，兢兢业业，为振兴经济，强国富民而奋发努力，决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时值仲秋，金风送爽。国家科学院地质专家冯云霄，为了开辟大西北，率队前往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冯云霄中等身材，年已半百，头发花白，两眼深陷，双颧微凸，清削瘦削的脸庞显得有点儿长，戴一副镶银边的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步履健朗，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极富涵养的文人志士。

随行的两个副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矮个子叫徐高飞，身材矮胖，圆脸上常常挂着笑容，说话诙谐，喜欢说笑取乐，人称笑脸胖子。高个儿名叫任腾云，身材瘦长，凤眼猴腮，沉默寡言，爱独立思考，善于观察事物，富于想象，常常提出一些莫测高深的问题，叫人一时难于理解，人称古怪瘦子。两人都是三十开外的小伙子。

三人告别家人，启程时，单位领导都来送行，并谆谆嘱

咐,要注意安全,不要冒险,一定要平安回来。

他们乘车西行,沿途风光旖旎,红叶飘落,黄花遍地也无暇观赏。途中碰见几宗车祸,遇难的有小孩、妇女和老人。特别是一宗特大车祸,一辆大客车与货车相撞,翻入三十多米深的山沟里,造成三十多人伤亡,真是惨不忍睹!这使他们一路郁郁寡欢,不住摇头叹息。

冯云宵眼睛有点潮润,拿下眼镜擦拭着,又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感叹地说:“唉,车祸如此频繁,每年不知夺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徐高飞说:“据资料统计,全球每年有几十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任腾云说:“几十万人不是小数目啊!看来交通工具非改良不可!”

徐高飞说:“怎样改良?你有设想吧?”

任腾云说:“交通事故的发生,最主要的是交通工具缺乏临危应变能力,碰到问题驾驶人员无法补救。我想:如果在汽车上装上光波或电波感应器,在几公里内碰上障碍物就能示警,使司机能预先警觉,及时采取救应措施,就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徐高飞说:“光波或电波感应器,可以防止撞车,如果发生断桥或车辆掣动失控怎么办?”

任腾云说:“你说的也是个特殊问题,如果能把汽车改造成应急时能变成直升飞机,那就更理想了。”

冯云宵说:“你想的很有道理,回去以后把这些想法向

科学院提出科技设想，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对科研工作也是一大贡献。”

他们一路风尘仆仆，走了十多天，才到达南疆元宝庄，再往南就是沙漠地带了，车辆无法行驶，只得在这里暂住一晚，筹划进入沙漠的事宜了。元宝庄是个小村落，很少有人来往，没有旅店，只好在老百姓家中借住，更有利于打听罗布泊的有关情况。当地的老百姓很热情，听说他们要去罗布泊考察，都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因为罗布泊地形复杂，高山下面是一大片沼泽地，上面覆盖着水草，下面深浅不一，一不小心掉进泥沼里，就是灭顶之灾。加上气候变化无常，所以有死亡泊之称。凡是进入该地之人，很少生返的。因此大家都劝他们不要去冒险。但是职责所在，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群众见他们坚决要去，只得把有关罗布泊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们，并绘了一张草图指示路线。还特别告诫他们不能进入沼泽地。

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帮助下，冯云霄对进入罗布泊的路线及注意事项已心中有数，增强了考察的信心。当晚向群众借了一匹骆驼，备足干粮饮水，第二天天未亮便开始出发。

踏上旅途不久便进入了沙漠地带。在朦胧的晨曦中只见四周烟雾笼罩，灰蒙蒙的难辨东西南北。幸好骆驼识途，在前面引路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待到天渐渐放亮时，烟雾才逐渐疏散。晨风拂面，倍感凉爽。三人在沙地上蹒跚地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太阳从东方慢慢地升起来了，拒散了薄雾，给大地镀上了金色。冯云宵驻足四顾，眼前展现的是一片一望

无际的大荒漠，黄沙滚滚，高低起伏不平。感慨地说：“这片大沙漠少说也有几千平方公里，长年荒芜，多么可惜！如果想办法把它开辟了，能给国家创造多少财富！”

徐高飞说：“不毛之地，遍地黄沙，要想开辟，谈何容易！”

冯云宵说：“改造沙漠，最主要的是解决水土问题。泥土可以从远处的土山上取来，水源可就难找了，罗布泊沼泽之水不知可否引来。”

任腾云说：“罗布泊的水要引来很难寄于希望，就是把罗布泊的沼泽填平，引来的水也难于解决这里千里沙漠的用水。”

徐高飞说：“你这是消极的态度，如果能把沼泽水引来，能改造多少算多少，何乐不为？”

任腾云说：“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认为要彻底改造沙漠，要就地找水源才有利。”

徐高飞说：“你别说瞎话了！在这沙漠里最缺乏的就是水，到哪里去找水源？”

任腾云说：“往地下找！”

徐高飞说：“往地下怎么找？”

任腾云说：“调几部钻探机来往下钻，一直钻到有水喷出为止。”

徐高飞说：“如果钻不出水来，不是劳民伤财？这是不切实际吧！”

任腾云说：“任何地下都有水，深浅而已，说不定还能冒出石油来呢！”

冯云宵说：“小任这个建议很好，可以列入改造沙漠的方案。如果水土问题能解决，就能把这大片沙漠荒地，改造成万顷庄园！周边种植防沙林，园里可以种上西瓜、葡萄之类的作物，不就成了瓜果之乡？到那时，西瓜满园，葡萄满架，葡萄美酒让你喝个够呢！”

冯云宵的一席话，引诱了徐高飞肚里的酒虫活跃起来，不停地吞咽唾液。抱怨道：“冯老师，经你提起酒，害得我唾液都咽干了。”说完忙去取水喝。

任腾云说：“胖子，别耍花招了，要节约用水！”

徐高飞说：“不碍事的，别尽找碴儿！”

任腾云说：“你胖子诡计多端，尽使坏心眼，不揭露你，让你把水喝光了，我和冯老师就会吃亏了。”

徐高飞苦着脸向冯云霄求援：“冯老师，瘦猴子想方设法限制我，请你帮帮忙，把他制止住吧，不然我快要被渴死了！”

冯云宵笑而不答，知道这两个活宝爱抬杠，懒得理会，让他们舌战取乐，更不会寂寞。

三人边走边说，旅途并不寂寞。在沙地上行走，步履艰难。幸好在老百姓的提示下，都备了拐杖，支撑着走路，勉强可以缓缓前行。早晨天气凉爽，走路还不觉得累，到了傍晚，太阳直射，就难受了。特别是到了午后，沙土被太阳晒热了，散发出阵阵热浪，扑脸灼人。此时，上有烈日照射，下有热浪蒸腾，逼得人喘不过气来。偏偏这天晴空万里，没有一点儿云彩，风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公不作美，痛苦更难熬。汗

水不听话地不停地渗出，衣服全部湿透了，粘贴着皮肤，全身感到极不舒服。三人被蒸烤得气喘吁吁，张开口吐气，不时摘下遮阳帽拼命扇风，可也无济于事。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可是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里，只有高低不平的沙丘，看不见一草一木，何处可歇息？停又不能停，如果停下来不走动，那被晒热的沙石，不把你的鞋底灼穿才怪！没奈何，三人只得咬紧牙关，忍着煎熬一步一步地前行。

任腾云耷拉着脑袋，像是蔫了的黄瓜，闷头闷脑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喃喃自语：“唉，此时如果有一辆能在沙漠上奔跑的汽车多好，就不会受这日晒沙烤之罪！”

徐高飞听了，哈哈大笑：“瘦子，脑袋被晒昏了吧，白日做梦，异想天开，沙地上怎么能开汽车？不陷进去拖不动才怪！”

任腾云歪着头瞪着眼，嗔怪道：“你胖子猪脑袋不开窍，如果在汽车轮上装上履带，像坦克一样，不就可以在沙地上驰奔了！”

徐高飞摇了摇头，反驳道：“白日说梦话，不现实，简直是胡思乱想！”

冯云宵说：“想得好，极富想象力！科学的问题就是碰到实际困难时，面对现实要敢于设想，顺着思路边想边试验，逐步改进，取得成功的！哪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不是先有设想，经过反复试验，才取得成功的？只有敢想敢干，坚持不懈，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梦想通过实践，往往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任腾云听后乐了：“还是冯老师善解人意，善于鼓励年青人去思考，去奋斗，你胖子只会泼冷水！”

徐高飞笑了笑说：“瘦子，别要贫嘴了，冯老师赞了你几句，就飘飘欲仙了。不过你说到泼冷水，我真希望现在有一瓢冷水泼一泼才好呢，胜似瑶池沐浴！”

经徐高飞一提起水，大家的眼睛都禁不住向四周急速地扫描。他们此时最需要的就是水，水能降温，水能解困，他们多么希望能找到水啊！可是环顾四周，见到的只是蒸气腾腾的黄沙，既没有湖泊，也没有河流，失望地垂下了头，闷不作声地继续前行。幸而此时从远处飘来了一片黑云，慢慢地吞噬了太阳，缓解了极度的闷热。

徐高飞脸上绽出了笑容，挥袖擦了擦满脸的汗水，高兴地说：“你们看，冷水就快要泼下来了！”

大家听了都引颈高望，企盼此时真能下一阵大雨，消消热气才好。

在这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傍晚时分。太阳虽然已经落山了，地面上却仍然热气腾腾。大家在烈日下踩着灼热的沙土走了整整一天，早已疲乏极了，不管沙地热不热，就在沙丘旁边坐了下来，喝水吃干粮，再也没有力气走路了。

徐高飞吃了几块干粮，喝了半壶水，躺在沙地上有气无力地对冯云霄说：“冯老师，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我再也走不动了。”

冯云霄向四周打量了一番，找不到更好的休息场所，只得在此地歇息一晚了。

夜幕降临了，沙土上的热气开始散发，地温渐渐有所下降。大家确实非常困倦了，从骆驼上取下毯子，铺在沙地上，倒头就睡，连平时最爱说笑的徐高飞也没有兴趣说话了。

随着夜色的深入，地面的热气逐渐散去，有了清凉的感觉。由于极度疲乏，三人都睡得极香，渐渐进入了梦乡。冯云霄梦见沙漠已变成了绿洲，胡杨树林立，葡萄满架，西瓜满园，心里感到甜蜜极了，脸上露出了喜孜孜的笑容。任腾云却梦见自己驾驶着新安装的履带汽车在广阔的沙漠上奔驰，惬意极了。徐高飞梦见一队钻探队员，在沙漠上竖起井架，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一股清流喷射而出。他高兴地欢呼，水终于喷出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他们各自做着美梦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呼啸，飞沙走石，席地卷来。三人从睡梦中惊醒，连忙爬起来想找个地方躲避。可是站不住，爬起来又被吹倒，三人只得搀扶着与狂风抗争。大风一阵紧跟一阵，毫无休止之状。忽然一阵极其强猛的狂风疾卷过来，三个人再也顶不住了，倒卧下去。就在此时，铺天盖地的沙石无情地向他们身上压过来，把三人全身都埋没了。

二、生死未卜

第二天午后，随行的骆驼独自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主人家里。主人见骆驼回来却不见三位客人，以为他们还在后面，也不在意，牵回骆驼，卸下行旅，就下地干活去了。到了傍晚，还不见客人回来，才感到有些不对劲。想了想，按日程计算，没有这么快回来的；如果中途返回，人也应该早到了，怎么还不见踪影？想到这里，心里忐忑不安，肯定是出事了！于是赶紧跑去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乡政府接报后，不敢怠慢，立即向自治区政府汇报。自治区政府领导听后，知道问题严重，马上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立即指示自治区政府要尽快组织人力去搜寻抢救，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寻到他们。自治区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寻找和抢救方案。

新疆自治区政府经过慎密研究，决定从两方面同时进行搜寻。一方面组织骆驼队从地面进行寻找行踪；另一方面与新疆军区联系，派两架直升飞机在空中侦查。要求两方面的人都要进行地毯式的仔细寻找，不能疏忽任何一个角落，发现情况，要互通信息，便于及时抢救。

再说冯云宵三人正在做着美梦时，被突然而来的飞沙埋葬了。初时还能挣扎，后来只感到窒息，渐渐地失去了知觉。美梦破灭了，一切都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似乎在熟睡中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呼吸顺畅，没有压迫感，摸捏肌肤亦有感觉，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所以然，疑窦重重，无法开解。

徐高飞认真回忆被风沙埋葬时的情景，心有余悸，疑惑地问冯云宵：“冯老师，我们现在是生还是死了？”

冯云宵被问，哑然失笑道：“我也弄不清楚啊！按常理应该是死了，自己清清楚楚经历了被风沙埋葬的全过程，还能生返？但是从生理特征上看，呼吸正常，能说话，有思维能力，肌肤有触感，又好像还活着。这些现象，把我也弄糊涂了。”

任腾云说：“我认为是死了。只是刚死不久，灵魂还没有散去，还附在尸体上，所以一切感觉都还和生前一样。”

徐高飞动手摸摸身边，没有沙土，又往四周摸摸，也没有触及泥沙，好像是在箱子里一样，惊奇地说：“你们摸一摸地下和四周，身边有没有沙土？”

冯云宵说：“没有沙土。我们好像已经不在沙漠中了。难道有人发现了我们的尸体，挖出来装进了棺木中？”

徐高飞说：“有这么大的棺木？能把三人的尸体一起装进去？”

任腾云说：“也许他们为了节省木材，胡乱拿几块木板，凑合着特制了这个大棺木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总比在沙漠中好得多，不怕被风吹雨淋日晒。”

徐高飞说：“有道理！这样也好，生同工作死同穴，咱们算是前世有缘了。”

任腾云说：“这要好好感谢这位给我们做棺木的好心人啊！成就了我们同生共死又同穴的心愿，此乃千古之奇缘了。”

冯云宵叹息道：“这缘分太珍贵了，我是五十多岁的人，

死不足惜，只是拖累了你们两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陪我一起遇难，使我心实难安，天公不公啊！”

任腾云说：“老师不要这么说，我们能和老师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是我们的福份。”

徐高飞说：“冯老师你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又是最亲密的朋友，能和你生死在一起，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这正是天公作美呢！”

冯云宵歉然道：“感谢你们的情深意督，使我死后也不会感到孤独。不要再见了，再说我心里更难受。”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徐高飞不甘寂寞，又拉开了话匣子：“家里人不知是否知道了我们遇难的消息？”

任腾云说：“不知过了多久了，按理是应该知道的了，说不定正在开追悼会呢！”

徐高飞说：“开追悼会，我们的亡魂应该有感觉吧？不然有什么意义？”

任腾云说：“我们的灵魂还在荒漠里，距离太远，所以开追悼会我们也感觉不到。”

徐高飞说：“我们的灵魂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任腾云说：“要到阎王殿前报到，等到阎王放行时才能回去。”

徐高飞说：“不去阎王殿报到不行吗？”

任腾云说：“不去阎王殿报到，得不到放行令，还是孤魂野鬼，只能在这沙漠地带游荡，永远回不到家乡。”

徐高飞说：“到地府阎王殿不知有多远？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

任腾云说：“据说要七天七夜才能到达。”

徐高飞说：“七天七夜的时间应该有了吧，怎么还未见到阎王殿？”

任腾云说：“可能还在黄泉路上。”

徐高飞说：“听说黄泉路上路难行，我们怎么没有行路的感觉？”

任腾云想了想，猛然道：“糟了！我们的钱全部都在行旅袋里，突然遇到风沙袭击，无法带来。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怕难见阎君啊！”

徐高飞不解地问：“要钱干什么？”

任腾云说：“你不知道，阎王、小鬼最爱财！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小鬼，打通关节，到见阎王时可以减少刑罚的痛苦。”

徐高飞说：“我们没有犯罪呀，怕什么，见到阎君也不会被刑罚的。”

任腾云说：“管你有罪无罪，到了阎王殿前先打三百杀威棒，然后再行查问。”

徐高飞说：“不能讲道理吗？”

任腾云说：“你没有听说过‘衙门八字开，有理矛钱莫进来’吗？”

徐高飞说：“这是什么世道？”

任腾云说：“这就叫弱肉强食的‘钱’世界！有权有势有钱人，杀人不偿命，可以用钱买脱罪责；无钱人无罪也遭殃！”